

河套圖志

河套圖志卷三

富平張鵬一扶德編

秦九原新秦各官於史無徵然扶蘇蒙恬分監上郡其重視邊境

遼降軍屯曼和五原匈奴將屯美稜各部都尉布列郡邑猶唐以安北軍

二部護軍駐惠部天德振武二軍使領邊境其制一也農耕營官漢有專職

唐制又節度兼管田獵權專職兼使軍糧雖殊收效無異遼金西夏時西北

金也雲內州軍分布大河東隅防禦尤嚴西夏東拒東勝北限天德陰山滿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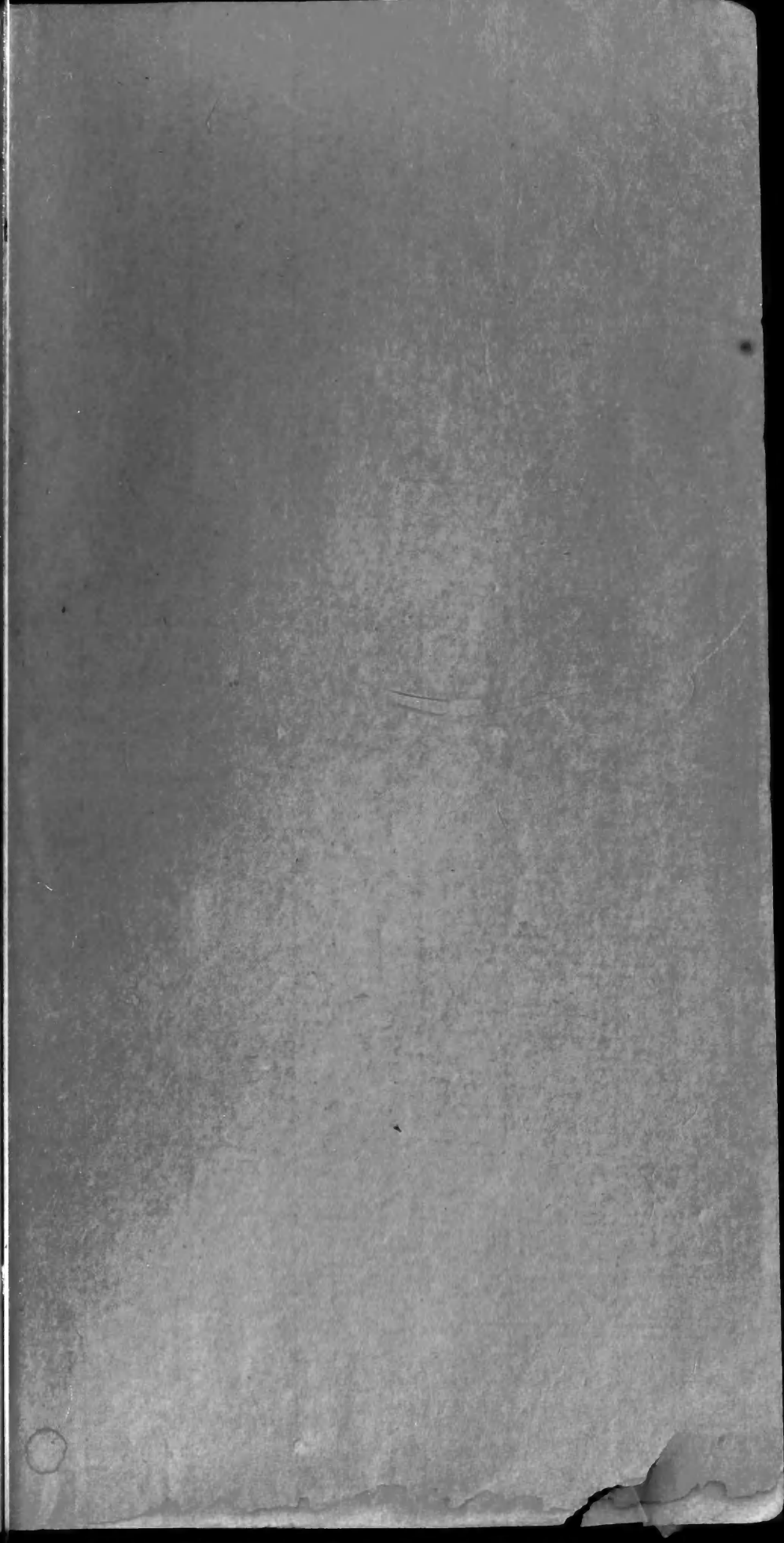
不能遠過歸路新秦見看蒙兀明於失計退築邊疆及戰時南下無總關張

益守備不固堂渠以開漢唐北設設有三城置使軍于我聖建其後其防

益何如清因明查維康屬藩政同治新置伊犁之失無備益裕州之移金和

一變勢動衆如克大敵建官設將要害邊境者可以法也

漢代邊境事



河套圖志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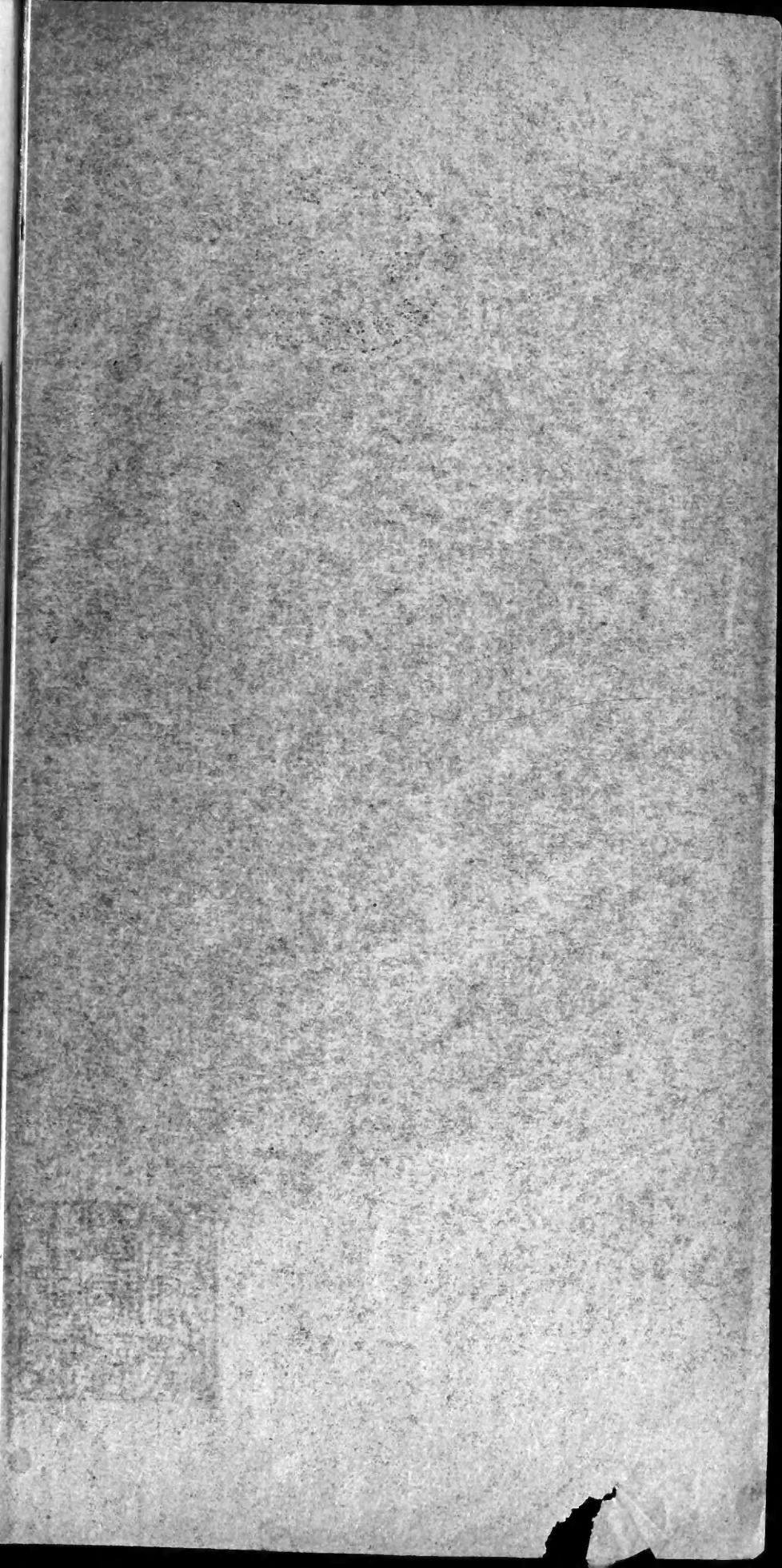
職官第三

富平張鵬一扶萬編

秦九原新秦各官於史無徵然扶蘇蒙恬分監上郡其重視邊地可知已漢度遼將軍屯曼柏五原匈奴郎將屯美稷各部都尉布列郡邑猶唐以安北單于二都護彈壓藩部天德振武二軍使鎮攝嚴疆其制一也農尉鹽官漢有專職唐刺史節使兼營田鹽權專職兼任重輕雖殊收效無異遼金西夏鼎峙西北金甯雲內州軍分布大河東隅防禦尤嚴西夏東抗東勝北限天德陰山瀚海不能踰越踟躕新秦見吞蒙兀明代失計退築邊牆及敵騎南下督撫總制張皇肆應不出堂奧以視漢唐北假設官三城置使單于款塞雞田授州其勝算爲何如哉清因明舊羈縻屬藩故同治新疆伊犁之失無輔車犄角之援金積一役勞師動衆如克大敵建官設職控馭要害籌邊者可以鑒已

漢度遼將軍





赴之至屬國故城、破其渠帥、殺三千餘人、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
謹、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暴疾不能進、遣龐雄
與梁謹及耿种步騎萬六千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詣謹乞降、謹陳兵
受之、卽拜謹度遼將軍、後書陳龜傳、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
有志氣、永建帝順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又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
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又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
省息經用、歲以億計、後書黨錮傳、永壽帝桓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
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
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
振遠城、後書皇甫規傳、字威明、安定朝那人、祖父稜、度遼將軍、又延熹
帝桓時時、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朝廷從之、以
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曰、度遼將軍、武帝初用范明友、明帝永平八年、復置、以衛南單于、秩二千石、長史司馬六百石、安帝紀、延光三年注、漢官儀曰、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栢、考范明友、時武帝吳棠、時明帝鄧鴻、時和帝鄧遵、時安帝耿夔、時龐奮、時和帝龐參、耿曇、裴曄、耿昱、馬續、時順帝皇甫稜、張奐、時桓帝鮮于輔、時獻帝獨孤進、通志均度遼將軍、而事功著者、有耿秉、朱徽、梁慄、陳龜、李膺、皇甫規、橋玄、种嵩等八人、

後書耿秉傳、字伯初、以父任爲郎、肅宗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後書南匈奴傳、永元六年、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南單于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上書告崇、崇因與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故胡親新降、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兵至、大驚、棄帳去、曼栢城門閉不得入、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安國舅喜爲等乃格殺安國、後書梁慄傳、安帝永初四年、南單于圍中郎將耿种數月、梁慄將八千餘人馳

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熲、南單于
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注、漢官儀曰、使匈奴中郎將、屯西河美稷縣也、和帝紀、永平六年、南單于安國、從弟子逢侯、率叛胡亡出塞、九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討之、安帝紀、延光三年、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奴中郎馬翼討破之、順帝紀、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大人勾龍吾斯等、東引烏桓、西收羌胡、寇上郡、立車紐爲單于、冬十一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擊破車紐、

漢朔方刺史

朔方五原郡太守

後書、光武紀、漢初、遣丞相史、分刺州、武帝元封五年、置部刺史、秩六百石、員十三人、各主一州、成帝綏和元年、罷刺史、置州牧、秩真二千石、平當傳、引師古注、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錢大昕曰、武帝元封五年、置十三部刺史、并與朔方各自爲部、未嘗屬并州、朔方之屬、并乃建武十一年事耳、上郡亦屬朔方部、故馮野王爲上郡太守、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之、漢

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爲尙書、後書橋玄傳、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伏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後書种暠傳、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爲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

使匈奴中郎將

後書百官志、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護南單于、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掾隨事爲員、考郎將在順帝時、有王稠、陳龜、馬實、張國、在靈帝時、有張奐、臧旻、而段彬、杜崇、馬翼、張耽、時有功焉、

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彬、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始

七年冬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穰雲中太守楊

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復令領職如故又傳建武十三年芳與賈覽共
攻雲中不下其將隋昱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棄輜
重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
後書崔實傳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
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斥
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紉練縑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
朔方殺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實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以病
徵拜議郎

郡都尉 農都尉 鹽官 田官

漢初郡置都尉後漢省惟邊郡仍置其在上郡高望縣者有北部都尉在西河
郡虎猛縣五原郡田辟城朔方郡臨渾縣者有西部都尉在朔方郡廣牧縣五
原郡稠陽縣蒲澤縣者有東部都尉而中部都尉治五原郡成宜縣原高城朔

書百官表、太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屬有丞、邊郡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漢朔方刺史見於史者、有平當、翟方進、朔方太守、有賈琮、田颯、五原太守、有隋昱、崔實、

漢書平當傳、遷丞相司直、

時成帝

坐法左遷朔方刺史、

漢書翟方進傳、河平

中、

時成帝

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

後書賈琮傳爲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琮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摘發其奸、或以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後書盧芳傳、初五原人李興、隋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湛、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爲帝、五年、李興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興俱入塞、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並置守令、侵苦北邊、建武七年、冬、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

無分土給均吏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又有田官卽五原郡河目縣之北假田官也

元帝紀晉灼說

赫連夏

晉南渡後朔方爲赫連氏所據魏書文皇帝鬱律立思二年劉虎據朔方虎子務桓桓三子衛辰立附魏又通苻堅旋背堅爲堅所擒封夏陽公魏伐之因奔堅以爲西單于攝河西雜虜屯代來城慕容永據長子拜衛辰朔方牧居朔方衛辰子勃勃字屈子衛辰見殺勃勃奔於叱干部姚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參軍國大議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九年改元爲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

方郡渠搜縣

漢書百官表、都尉掌武職甲卒、秩皆二千石、有秩六百石、後書百官志、各郡都尉皆省、惟邊郡仍置、各有丞、漢律、近塞置都尉百里一入、士史尉史各二人、

郡都尉外、又有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分治五原西河之美稷、上郡之龜茲、

漢書百官表、武帝初置農都尉、後書百官志、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漢官儀、農都尉不治民、又百官志、武帝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屬有丞、有候、千人、

又置鹽官於西河郡之富昌、五原郡之成宜、朔方郡之沃墜、廣牧、朔方各縣、惟地理志朔方縣之金蓮澤、青鹽澤、爲今哈刺耐莽池、餘不可考、

百官志、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

乃於長安置南臺、以殯領大將軍雍州牧鎮南臺。大成於是、敕其境內、又改元曰真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秘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夷夏囂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至定而亡、凡二十有六載而已、

見魏書本紀鐵弗傳勃勃傳

北魏統萬鎮將 夏州刺史

魏書官氏志、鎮軍將軍第一品下、又舊制、緣邊置鎮都大將、統兵備禦、與刺史同、城隍倉庫、皆鎮將主之、又諸州置三刺史、宗室一人、異姓二人、又後以遠近多事、置京大都督、復立都督、俱總軍人、諸州各置都尉、以主兵、北魏初、都平城、屏蔽河西者、統萬爲重鎮、世祖時、鎮將和歸、元素桓貸、樓伏連、豆代田、河間王閭虎皮、均見紀傳、而知名者、南陽王惠壽、尉元、拓跋太興等、

文成帝紀、興安元年、屠各王景文叛、詔統萬鎮將惠壽討平之、又尉元傳、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出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民

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俄而劉裕滅姚泓、入長安、遣使遣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以子瑁都督前鋒諸軍、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瑁至渭陽、關中郡縣悉降、瑁夜襲長安、不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瑁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霸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於長安、於是勃勃大饗將士、於長安、爲壇於霸上、僭卽皇帝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昌武、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乃於長安置南臺、以瑁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尙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

州刺史賈弼之、遂專朝政、太祖字文往觀之、還謂岳曰、費也、賈弼之

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之士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又魏書神武紀、天平元年正月、袖武自將萬騎襲魏夏州、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彌俄突、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之、又紀魏孝武太昌元年正月、賀拔岳引兵西次平涼、謀於其衆曰、夏州鄰接寇賊、須加安撫、安得良刺史以鎮之、衆皆曰、宇文左承卽其人也、岳曰、左承吾左右手也、如何可廢、沈吟累日、乃從衆議、於是表太祖爲使持節武衛將軍、夏州刺史、又三月、太祖字文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南秦州、

北周夏州刺史有王雅、蔡襲等、而長孫儉勲最著、

周書儉傳、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爲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爲信義招之、和乃舉州歸附、卽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後鎮江陵、遷大

之心、又京兆王子推傳、子太興、襲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後改鎮夏州、仍以太興爲刺史、除守衛尉卿、

夏州刺史見于史者、源子雍等四人、穆羆、李肅、庫狄回洛、

見北齊書

拔也、惡李和、怡

峯、宇文泰、劉平、伏陸彌、

見周書

魏書源子雍傳、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首爲反亂、所在蜂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櫻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子雍善撫綏、得士心、以饑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遂自將羸弱向東運糧、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雍具陳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馬、令其先行、時東夏境、叛賊所在屯結、子雍轉鬬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乃平東夏、徵租稅粟、運於統萬、於是二夏漸平、周書和傳、其先狄道人、徙居夏州、大統時爲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改封永豐縣公、在夏州頗留遺惠、周書文帝紀、齊神武既破爾朱、遂專朝政、太祖

宇文泰

往觀之、還謂岳

賀拔岳

曰、費也、頭控弦之騎

史甚爲虞所懼。又彥傳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詔侍臣曰：「以病卒官。」又彥傳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詔侍臣曰：「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鎮榆林者莫過杜彥，於是徵。」

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擲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拜朔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以彥爲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未幾，以疾徵還卒。

榆林太守董純屢卻突厥云。

隋書純傳：大業初，出爲汝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榆林太守，虜至境輒擊卻之。

隋末，朔方人梁師都據夏州，蒲城人郭子和據榆林。

舊唐書：師都傳，朔方人，仕隋鷹揚府郎將。大業末，罷歸，結徒起爲盜，殺郡丞，自稱大丞相，聯兵突厥，因略定雕陰、弘化、延安，自爲梁國，僭皇帝位。建元永隆，始畢可汗遣以狼頭纛，號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遂導突厥兵居河南地，拔鹽川郡。又高祖紀：武德三年秋七月，梁師都導突厥稽胡寇邊，行軍總管段德操敗之。又傳：師都遣尙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隋亡，中國裂爲四五，勢均力弱，皆爭附突厥。今唐滅劉武周，國益大，兵方四出，師都將朝夕亡。」

將軍移鎮荊州總管三年以疾還京爲夏州總管薨

隋榆關夏州總管 榆林太守

隋書百官志州置總管刺史加使持節又文帝初州置刺史煬帝省諸州爲郡
罷刺史其夏州總管有豆盧勣吐萬緒惟豆盧通達奚長孺有名

隋書通傳勣之兄也開皇初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史遷夏州總管洪州
總管所在之職並稱寬惠長孺傳開皇時文帝紀十五年爲夏州總管三州六鎮

都將軍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

榆關總管有賀婁子幹杜彥而賀婁以曉習邊事稱

隋書子幹傳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歲餘拜雲州刺
史甚爲虜所憚母憂去職期廷以榆關重鎮非子幹不可尋起視事十四年
以病卒官又彥傳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詔侍臣曰榆
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鎮榆林者莫過杜彥於是徵拜

進屯城下、師都兵勢日蹙、其從父弟洛仁車馬、
唐書郭子和傳、子和同州蒲城人、爲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大業末、子和與
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斬之、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爲太公、以弟子
政爲尙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騎兵二千、武德元年、獻款、授靈州總
管、金河郡公、

唐朔方節度使

唐書百官志、節度使掌總軍旅、顯誅殺、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七年、改總管
曰都督、總十州者、爲大都督、又兼刺史、而不檢校州事、其後都督加使持節、則
爲將、諸將亦通以都督稱、惟朔方稱大總管、邊州別置經略使、沃衍有屯田之
州、置營田使、安祿山反、後諸郡當賊衝者、置防禦守捉使、乾元元年、置團練守
捉使、建中後、行營亦置節度使、防禦使、都團練使、皆兼所治州刺史、而唐初朔
方沿隋制、置總管、太宗時有李勣、高宗時有論弓仁、武后天授初、有薛懷義、契
苾明、中宗景龍時、有張仁愿、解琬、景雲初、有唐休璟、先天初、有郭元振、玄宗開
元初、有韋抗、方鎮表、以朔方軍節度使、始於開元九年、領單于大都護府、夏鹽

然次亦及突厥、願可汗如魏孝文、引兵而南、師都請爲鄉導、處羅納之、令莫賀咄設入五原、泥步設與師都趨延州、又爲德操所敗、武德六年四月、師都將賀遂、索周以所部十二州降、德操悉兵攻之、拔東城、師都保西城、不敢出、求救於突厥、頡利、頡利以精兵萬騎赴之、先是稽胡大帥劉仝成、以衆赴師都、因讒見殺、其下疑懼、乃多叛、師都日益蹙、遂往朝頡利、教使南略、故突厥盜邊無甯歲、師都時據夏州、貞觀二年四月、太宗以師都靈危、乃諭以書、使歸、不從、詔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略之、有得其生口者、輒縱遣、令爲反間、離其君臣之計、頻選輕騎、踐其禾稼、有李正寶、辛獫兒者、皆其名將、謀執師都、事洩來降、太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使劉旻、劉蘭、率勁卒直據朔方東城、以逼之、頡利可汗遣兵來援、師都紹逆擊破之、進屯城下、師都兵勢日蹙、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詣紹降、以其地爲夏州、唐書郭子和傳、子和同州蒲城人、爲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大業末、子和與

夏州節度使

方鎮表、德宗貞元三年、置夏州節度觀察處置押蕃落使、領綏鹽二州、後罷領鹽州、憲宗元和九年、夏州增領宥州、文宗開成三年、增領採造軍器銀州監牧使、宣宗大中十年、增領撫平夏党項等使、僖宗中和二年、賜號靖難軍節度、其節度使有名者、德宗時有韓潭、韓全義、憲宗時有李愿、張煦、田進、李聽、傅良弼、文宗時有李寰、董重質、劉源、武宗時有尤賢、宣宗時有畢誠、鄭助、田在賓、僖宗時有諸葛爽、而李演、張承金、李祐、鄭畋、最知名、

憲宗紀、永貞元年十月、以李演爲夏州刺史、夏綏銀等州節度使、又紀元和元年、二月、夏州留後楊惠琳、據城叛、詔發河東天德兵誅之、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以獻、穆宗紀、元和十五年、以李祐兼夏州刺史、充夏綏銀宥節度使、代李聽、長慶元年正月、夏州奏浙東湖南等道防秋兵、不習邊事、請留其兵甲、歸其人、敬宗紀、長慶四年三月、李祐奏於塞外築烏延

綏銀豐勝六州、定遠豐安二軍、東中西三受降城、代宗大歷十四年、析置河中振武邠寧三節度、朔方所領靈鹽夏豐四州、西受降城、定遠天德二軍、德宗貞元十二年、朔方節度使罷領豐州、及西降城、天德軍、以振武之東中受降城、隸天德軍、領豐會二州、三受降城、而玄宗時朔方節度有王綏、韋光乘、張懷欽、見寶子儀、李欒等有名、刻叢編李林甫、代宗時有渾日進、路嗣恭、德宗時有李懷光、戴休顏、惟王忠嗣、郭

唐書王忠嗣傳、開元二十九年、代韋光乘爲朔方節度使、天寶四載、兼河東節度、採訪使、自朔方至雲中、緣邊數千里、當要害地、開拓舊城、或自創制、斥地各數百里、自張仁亶之後、四十餘年、忠嗣繼之、北塞之人、始罷戰矣、玄宗紀十四載、十一月、以郭子儀爲靈武太守、朔方節度使、德宗紀貞元十一年、以朔方留後李欒爲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豐夏四州、受降定遠城、天德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

德宗時有王柳唐朝臣等所至有聲
有盧簡方而渾瑊等所至有聲
憲宗紀大曆十四年開月以朔方左留後單于副都護渾瑊爲單于大都護

未幾卒 通鑑續編金振武軍東中二受降城鎮北及綏銀勝麟等軍州節

度營田使 憲宗紀元和五年以顏光進爲單于大都護振武麟勝節度

支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六年阿跌光進賜姓李氏 又紀九年張煦入單

于都護府誅作亂軍士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二人貶前節度使李進賢爲通

州刺史 穆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以右神策大將軍張維清爲單于大都

護充振武麟勝節度使敬宗寶歷元年維清以東受降城濱河歲久雉堞摧

壞乃移置於綏遠峯南及是功成 文宗紀太和元年以李詠爲單于都護

充振武麟勝節度使六年九月詠招收黑山外契苾部落四百七十三帳

唐豐州都督
刺史

唐豐州都督
刺史

唐豐州與西受降城鄰當回鶻之衝屯田殖穀爲邊備重地德宗時刺史有任
迪簡憲宗時有燕重吁李奉仙駱怡穆宗時有李進誠李帖文宗時有渾鑣李
達僖宗時有蔡行李璫今考史大奈崔智辨李景略特以能名

有州、臨塞、陰河、陶子等五城，以備蕃寇。又以党項爲盜，於蘆子關北、木瓜嶺、築壘以扼其衝。僖宗紀：中和元年，鳳翔節度使鄭畋與夏州節度使拓拔思恭等，同盟起兵，傳檄天下，敗黃巢大將林言，尙讓於龍尾坡。

振武軍節度使

方鎮表：肅宗乾元元年，置振武節度，押蕃落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代宗廣德二年，罷河中振武節度使，以所管七州隸朔北。大曆十四載，析置河中振武、邠寧三節度，振武節度復領鎮北大都護府及綏銀二州。東中二受降城，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振武之東中二受降城隸天德軍。以天德軍置都團練防禦使，領豐會二州。三受降城，武宗會昌二年，天德軍賜號歸義軍節度使。唐書：德宗時，有王栩，唐朝臣，范希朝、閻巨源，憲宗時有李進賢、胡證、高霞寓，懿宗時有盧簡方、而渾瑊等，所至有聲。

憲宗紀：大曆十四年閏月，以朔方左留後軍于副都護渾瑊爲軍于大都護。

宋史職官志步軍司都監武臣一員充副都監自五代至宋折氏自五代保障邊疆臣一員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一員充副都監自五代至宋折氏自五代保障邊疆與李彝興居夏州初無以異而自從阮以下繼生名將世篤忠貞西北之捍無負於宋可謂知言彥質勤王汴京未伸壯略南渡不國浮沉樞府可福孤軍無援蒙面敵庭百年節鉞編氓同伍然以一隅彈丸之地荷累朝帶礪之盟家鄉衣錦桑梓蒙庥以視梁晉諸朝朝竊神器暮遭夷滅貽羞青史徒禍人國其賢不肖爲何如哉今錄折嗣倫折從阮等五人知折氏守府州之事實焉

五代史、嗣倫祖華、魏後、本雲中人、其上代自李唐武德時、任府谷鎮遏使、嗣倫、唐末爲麟州刺史、愛民如子、時有趙宣子郭伋之譽、舊五代史、從阮傳、子可及、父嗣倫、麟州刺史、同光後唐莊宗中、授府州刺史、晉高祖時、契丹欲盡徙河東之民、以實遼東、人心大擾、從阮保險拒之、晉少帝嗣位、北邊絕好、令從阮出師、率兵深入邊界、連拔十餘砦、開運初、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漢祖建號晉陽、升府州爲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並沿河鎮隸焉、

唐書史大奈傳本西突厥特勒也貞觀初檢校豐州都督封寶國公舊唐書高宗紀永淳二年五月突厥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辨率師出朝那山掩擊之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以李景略爲豐州刺史天德軍豐州西受降城都防禦使

五代定難軍節度使

唐僖宗時賜夏州節度使爲定難軍其後李仁福據之至子彝殷入宋三傳而李繼捧入朝賜姓名趙保吉其弟繼遷復以夏州叛子德明僭號國曰大夏由西平府遷興州凡二百五十八年元滅之

五代
宋 府州刺史

宋史職官志要郡文臣一員帶本路兵馬鈐轄武臣一員充副鈐轄次要郡文臣一員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一員充副都監自五代至宋府麟二州爲西夏兵爭之也與河套事少涉麟州事故不列入府州折氏自五代保障邊疆庇蔭

汴城下而韓嗣不...
落慶時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高宗紹興六年二月張俊還自鎮江彥質與趙鼎請帝回蹕臨安與浚策相左彥質請罷

未幾卒通鑑續編金人破延安自綏德渡河圍晉寧州今葭知軍事徐徽言

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妻聞之執可求子彥文爲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

麟府豐三州降金

遼天德軍節度使 豐州 金肅州 刺史

遼史地理志太祖平党項遂破天德盡掠吏民以東後置招討司漸成井邑乃

以國族爲天德軍節度使任職者有宋瑤有頽刺有耶律寧先鐸軫楊佶惟蕭

太見宋史太宗紀豐州刺史有閻貴金肅州刺史有耶律獨巔高家奴

遼史太祖紀神冊五年略地天德節度使宋瑤降更其軍曰應天宋瑤復叛

拔其城禽瑤俘其家屬徙其民於陰山南全祖望復王敬朗帖子天德陷遼

蓋在莊宗并梁之前一年也

金天德軍節度使 東勝州刺史

金史兵志諸路各設兵馬都總管府州鎮置節度使又地志皇統熙宗九年升天

宋史德晟傳、父從阮、自晉漢以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周世宗建

府州爲永安軍、以德晟爲節度使、乾德宋太祖三年、卒、以子御勳權知府州事、

太平興國二年、卒、先是、御勳徙鎮秦甯軍節度使、弟御卿知府州、年三十八

卒、子惟正知州事、惟正歸朝、以其弟張昌繼之、大中祥符七年、卒、其弟惟忠

繼知府州、卒、子繼宣嗣、知州事、寶元宋仁宗中、坐苛虐、陪刻、絀爲楚州都監、擢其

弟繼閔嗣州事、皇祐宋仁宗二年、卒、弟繼祖嗣州事、卒、請以兄子克柔襲州事、詔

從之、從子克行以葭蘆川戰功、擢知府州、在邊三十年、善拊士卒、戰功最多、

羌人呼爲折家父、卒、子可大知府州、從子可適、可適子彥質、綱目金人犯

城、京師戒嚴、折彥質爲府州、帥與姚古种師中、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

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

啓釁、時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高宗紹興六年二月、以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彥質與趙鼎、請帝回蹕臨安、與浚策相左、彥質尋罷、

行疑其家世出自... 郭氏降後守天德者未有聞人宜其後... 漠視邊陲郭氏降後守天德者未有聞人宜其後... 伯德徽哥守城致命有勳草

金史耶律懷義傳初宗翰幹魯經略西方懷義領謀克從軍天會初帥府以
新降諸部大小遠近不一令懷義易置之承制以爲西南路招討使乃擇諸
部衝要之地建成市通商賈諸部兵革之餘人多匱乏自是衣食歲給蓄牧
蕃息矣又郭企忠傳唐汾陽王後自子儀至承勳皆節鎮北方唐季承勳
入遼子孫繼爲天德軍節度至昌金降爲副使天輔太祖中大軍至雲中企忠
來降軍帥命同勾當天德軍節度使事天會太宗六年遷本軍節度使事梁
襄傳絳州人大定宗世三年進士邠州淳化令有善政歷東勝州刺史練習典
故忠義傳烏古論仲溫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累官東勝州刺史宣宗紀
興定三年元兵徇東勝州節度使伯德徽哥死之忠義傳元兵克西南路鄰
郡皆降徽哥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州已破徽哥招集義兵披荊棘復立州
事興定三年眞受東勝州節度使旋被圍率衆潰走九月復被圍徽哥死之

德總管府置西南路招討司、以天德尹兼之。大定元年、降天德軍節度使、兼豐州管內觀察使、金初、以天德軍爲西南路招討司、耶律懷義治績昭著、其後改軍有骨鯃、訛古乃思、石抹諸人、而郭企忠世守其地、蓋自李唐失馭、九有分崩、五代十國、割據爭雄者、前仆後起、河曲一域、負朔方之險、扼西北之要、二李折郭、分鎮四隅、然其時振武朱邪、憑陵於汴洛、平夏拓拔、縱橫於興靈、府谷折氏、介兩大之間、當東西之衝、地小回旋、僅以自保、惟天德一軍、懸絕漠南、郭氏以重臣後裔、膺彼屏藩、自唐季五代、以迄遼金、節樓世守、舊物不失、類尉佗之長南越、同武靈之服騎射、雖資閱閱、必具勳勞、而史冊缺略、邊功無聞、元初郭寶玉父子、由金入仕、馳驅西域、大張撻伐、地中之海、富浪之國、枕席行師、無抗顏行、疑其家世出自天德、嫺習塞俗、故偉烈豐功、一幟獨樹、然亦可知金主中原、漠視邊陲、郭氏降後、守天德者、未有聞人、宜其後汪古部落、引敵南下、金源於以不祀也、東勝州刺史有梁襄、烏古論仲溫、而伯德寇哥守城致命、有勁草疾

後

明天順六年正月、毛里孩即滿里孩入河套、都御史項忠等却之、世法錄

三年、套人入寇、延綏孤山堡守將湯引積力戰死之、延綏鎮志

四年、虜加思蘭即沙嘉阿殺幹羅出併其衆、結滿都魯入河套、十二月寇榆

林、世法錄

五年、孛羅忽即博勒呼、虜加思蘭寇延寧、延綏鎮志

六年七月、幹羅出入榆林、平虜將軍朱永敗之、閏九月、置榆林衛、楊江河套考

八年五月、以趙輔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統制諸路軍馬、以余子俊爲副

都御史、巡撫延綏、十月、虜入延綏鎮靖堡、殺千戶黃琮、執夜不收以去、世法錄

九年、延綏徙鎮榆林、九月、左都御史王越、襲破虜營於紅鹽池、世法錄

十年閏六月、築邊牆東至清水營、紫城砦、西至甯夏花馬池營、東西長一千

七百七十三里、一百二十三步、護壕牆厓砦八百十九坐、守壕烽墩七十

八坐、邊墩十五坐、楊江河套考

明代河套寇邊始末

明代河套之患、以明史考之、起於英宗、天順五年、其後犯邊、東則皇甫川、西則定邊營、而榆林塞內、劫掠尤夥、楊一清曾銑深識偉論、欲復套地、言既不行、身或誅戮、甚矣庸君之朝、不可與言大計也、余子俊邊牆之築、權宜一時、而明人恃爲險阻、乘障自閉、朔方千里、遂棄化外、宋明國勢不振、其兵力不能入新秦一步、古今人不相及、信哉、惟成化九年、王越紅鹽池一戰、潛師深入、搜其巢穴、爲一時烜赫之舉、然豈足語掃龍庭、絕大漠之烈哉、故套酋犯塞、撮其大略、見一時之失計、延榆總制各官、專以備套、非套內設官、概不列入、楊曾復套之策、關係大勢、節其大略、亦以見當時膺疆者、未嘗無人也、今以入寇始末、附錄於後、

明天順六年正月、毛里孩即茂里海入河套、明史

成化元年九月、幹羅出即鄂爾等入榆林塞、都御史項忠等却之、世法錄

十一年吉囊犯榆林、遊擊梁震敗之於定邊、延綏鎮志
十三年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延綏鎮志

十五年秋虜入延綏官兵敗之

十八年十二月虜入榆林塞、殺守將宋隆、延綏鎮志

十九年三月虜入榆林塞、總兵官周尙文擊之、秋吉囊由延綏西路定邊營

入寇、總制劉天和斬獲甚衆、吉囊子號小十王者殲焉、延綏鎮志

二十二年虜三萬犯延綏、游擊張鵬禦之、世法錄

二十四年七月虜二萬餘騎入寇、掠園林驛岔洛川等處、王惟楨核邊記

二十五年八月虜三萬餘人自甯基營入寇、越延安至三原涇陽、殺掠人畜

無算、總督三邊曾銑請復河套條陳八議、世法錄

二十六年曾銑復上復套方略十八事、下兵部議不行、楊江河套考

二十七年三月總督曾銑棄市、明史

三十三年虜犯高家堡、副總兵李梅死之、延綏鎮志

三十四年吉囊犯塞、至府谷、參將楊璘死之、延綏鎮志

十五年滿都魯侵榆林塞、

弘治十二年十月、火篩入榆林塞、延綏鎮志

十三年七月、火篩入榆林塞、征虜大將軍朱暉、提督軍務史琳、從紅城子墩

出塞、夜搗虜巢、虜北遁、十二月、火篩復入套、延綏鎮志

十六年、套虜入榆林塞、千戶湯璽力戰死之、延綏鎮志

十七年、火篩入套、總兵張安、遣將追於黃河岸、勝之、延綏鎮志

正德元年、楊一清總制邊務、請守東勝、復河套、不報、明史

嘉靖元年、套虜大舉入寇、殺掠西安之邠州、鳳翔之隴州、續文獻通考

八年十月、吉囊即濟農俺答寇榆林、總督王瓊却之、時吉囊分套地、紀事本末

十一年、吉囊犯榆林、紀事本末

十三年七月、吉囊入榆林塞、遊擊梁震、敗之於定邊、延綏鎮志

十五年、吉囊入榆林塞、梁震敗之、延綏鎮志

天啓二年九月虜寇延安至鄜州
崇禎五年二月套虜以三百騎近塞解插罕即察求款昔言文詔詔擊之

六年插罕自高家堡入犯至石窰溝九月入延安至鄜州套部爲插罕所逼火

落太及古魯部來降

延綏鎮志

明楊一清修邊疏明史一清傳武宗初總制三鎮軍務尋進右都御史建議修邊其略曰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卽古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甯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甯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具便宜延綏安

三十六年都欒兒犯榆林、副總兵陳鳳死之、延綏鎮志

四十年四月、虜犯鎮靖堡、十一月、犯榆林、至米脂、守備謝世勳戰死、延綏鎮志

四十二年七月、虜陷黃甫川堡、把總高秉鈞死之、延綏鎮志

四十四年正月、虜入塞、總兵趙嵐、敗之於榆林邊外、延綏鎮志

四十五年六月、虜陷筆架城、七月、薄安塞縣城、八月、入甜水等堡、總兵郭江

戰死、世法錄

隆慶元年正月、虜寇小芹河墩、二月、攻清平堡、三月、攻康家塞、入榆科澗、常

樂堡、世法錄

萬曆四十三年閏八月、吉囊入犯大柘油堡、中軍劉聚等死之、延綏鎮志

四十四七月、沙計寇高家堡、都司僉書王國安死之、延綏鎮志

天啓二年九月、虜寇延安至鄜州、延綏鎮志

崇禎五年三月、套虜以三百騎近塞、稱插罕、即察哈爾求款、曹文詔擊之、明史略

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以震、入套則寇延甯甘肅、以憂關中、深山大河、勢顧在彼、而不在我、封疆之臣、

無有以收復爲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稿、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攜五十日餉、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騶發、礮火雷激、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計、萬世社稷所賴也、遂條八議以進、疏并下兵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詔予修邊費二十萬、銑乃益銳、合延綏諸巡撫條上方略十八事、並優旨下廷議、廷臣見上意向銑、一如銑言、帝忽出手詔、諭輔臣曰、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惜、如生民荼毒何、嚴嵩因代鸞、仇鸞時爲銑所劾、速問獄中、獄中草疏、誣銑掩敗不奏、尅軍餉鉅萬、銑至、卽日行刑、

清鄂爾多斯七旂王公

邊營、石澇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厓峻阜可剷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甯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興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寧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牆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瑾誣一清冒破邊費、逮下錦衣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力救、得解、仍致仕歸、先後罰米六百石。

明曾銑復河套疏、明史曾銑傳、嘉靖二十五年夏、以原官

兵部侍郎

總督陝西三

邊軍務、念寇居河套久、爲中國患、上疏曰、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甯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河、勢顧在彼、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

定校驍	二佐	二參	統
額無騎	領	領	二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同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上

清通考明嘉靖中、元裔岱顏、即達延

汗之子賽因那蘭、有子九人、長曰濟農、即吉囊

自套西擊破火篩、居套中、自稱車臣克汗、子七人、分有套地、是為鄂爾多斯、屬於察哈爾、清初平察哈爾、其濟農琳沁於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來歸、仍賜濟農之號、令招集諸部落、順治六年、編為六旗、雍正九年、又增設一旗、共七旗、

都統	協理	札克	輔公	郡多	中左
同	同	同	同	王羅	旂翼
上	上	上	上	貝固	前左
同	同	同	同	子山	旂翼
上	上	上	上	貝多	後左
同	同	同	同	勒羅	旂翼
上	上	上	上	郡多	中右
同	同	同	同	王羅	旂翼
上	上	上	上	貝固	前右
同	同	同	同	子山	旂翼
上	上	上	上	貝固	後右
同	同	同	同	子山	旂翼
上	上	上	上	台一	前右
同	同	同	同	吉等	末旂翼

屯墾第四

屯墾第四

富平張鵬一扶萬編

河自塞外積石、東入內地、過漢郡二十有三、行九千四百餘里、東入於海、北方巨浸、莫於京焉、然黎陽以下、無舟楫灌溉之利、而橫決害甚、兼其利者、實惟河套、甯夏諸渠、抑其次也、漢唐都關中、沃野千里、朔方屯墾、卽其一也、然今套地、惟打拉特抗錦兩旂、號爲膏腴、套內則準噶爾扎薩郡王五勝等五旂、半皆沙漠、土人謂之沙梁裏、以其界接陝之北邊、故府神榆橫六縣居民、以地勢毗連、耕墾較易、往往擇地引流、爲餉口計、稽之史籍、實秦漢上郡西河、高望白土各縣疆域、詳見沿革卷內、非河外五原朔方比也、而世概以蒙地目之、誤矣、今以兩漢考之、漢初攘匈奴、於上郡西河朔方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戍田之、漢書食貨志、初置張掖酒泉郡、元鼎五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戍田之、注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匈奴傳、匈奴遠遁、幕南

沂水縣志

後書西羌傳順帝永建四年尙書僕射虞詡上疏言雍州沃野千里又有龜

茲

上郡縣名

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

秉阨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

漢末戎夷充斥五原朔方郡縣邱墟至北魏時五原屯田又有元儀渠利之興於六鎮者當在沃野間矣

魏書太祖紀登國九年春三月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於稠陽塞外孝文帝紀十二年詔六鎮雲中河西及關內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

隋唐豐州漢朔方郡地也領永豐九原二縣唐又置天德一軍受降西城當回

鶻塞道之衝豐州屯田婁

師德

唐

休璟

李

略

盧坦最有名咸應永清陵陽三渠灌田

數百頃至四千八百頃之多歲收穀四千餘萬斛邊防永賴士馬飽騰自來經

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蓋漢代募民實邊、倡始家令、然窮荒遠適、常情所難、貸粟縣官、費又不貲、故武帝開西域、城朔方、守邊養士、多資屯戍、朔方逼近匈奴、常戍不足、又有七科之謫、勇敢之發、戍卒出自田間、墾土殖穀、用其所長、肥饒廣衍、收穫倍積、故衛青七出幕南、去病六擊匈奴、萬騎雲屯、無憂供億、其事大抵以農都尉、北假田官督之、

武帝紀、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王莽傳、三年、遣尙書大夫趙並、使勞

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

注師古曰北假地名

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爲田禾將

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

朔方渠利、亦始漢代、當南河北河之間、因河轉漕、見虞詡一疏、漢代船運、又開後世之先矣、

梁建中三年、漢之以漣、田置屯、尋棄之、貞元中、刺史李景略開溉田數百頃、
憲宗紀、元和七年、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
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
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趙宋不競、麟府以北、悉入西夏、天德一隅、遼金迭據、其藉邊穀以養軍士、仍舊
可知、

明初、守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其後虜入套地、爲患西陲、觀楊琚、楊一清諸疏
所陳、棄膏壤爲荒穢、漢唐屯戍列障之盛、自是不復覩矣、

明九邊考、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
楊琚移堡防邊疏、河套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
套、親與臣言、套中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楊
一清修理邊牆疏曰、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甯夏、使河套方千

營塞北、未能與之京也、

舊唐書婁師德傳、天授初、授左金吾將軍、兼檢校豐州都督、依舊知營田使、則天降書勞曰、自卿受委北陲、總司軍任、往還靈夏、檢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艱、兩軍及北鎮兵、數年咸得支給、勤勞之誠、久而彌著、唐休璟傳、調露中以斬獲奚羯胡、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辨智戰沒、朝議欲罷豐州、休璟上書曰、豐州控河遏賊、實爲襟帶、秦漢已來、列爲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傍之地、復爲賊有、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又李景略傳、爲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土地鹵瘠、俗貧難處、景略節用約己、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鑿咸應、永清二渠、既田數百頃、公私利焉、唐書地志、豐州九原縣、永徽四年置、有陵陽

明劉寬榆鎮形勢論、余子俊撫延綏、築邊牆二千里、創榆林衛、清釐陝人有
伍籍詭落、及罪徙謫者、實之、擇其才子弟、建學立師教之、又開界石外地、興
屯田、得糧數萬石、自是榆爲重鎮、懷遠縣志、邊外五十里、原爲中國禁留之
地、康熙二十一年、貝勒達爾奏乞近邊四十里之外、准其遊牧、三十六年、貝
勒松拉普奏請、准與內地民人合夥種地、開邊之由自此、五十八年、命侍郎
拉都渾、以三十里立界、界內之地、准民租種、每牛一犂、准蒙古收取內地租
糜子五斗、至雍正八年、仍以五十里定界、命附近地方官、折徵糧草、十年、鄂
爾多斯荒歉、復准蒙古情願招民人越界種地、收租取利者、聽其自便、從此
內地民人、以口外種地爲恆產、蒙古亦資地租爲養贍、乾隆八年、命總督慶
復、尙書班第、臨邊定議、永遠章程、無論界內界外、俱以舊年種熟之地五十
里爲界、任民耕種、界內者照舊租不加、其界外者、每一牛犂用二牛之力以耕一日者爲一

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延綏甯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頓、賊來有以待之、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

清帝入關、套酋歸順、列爲屬藩、諸旂款貢、服教畏威、內地編氓入套、地方輸租、開墾、視同世業、套內迤南之地、本舊西河上郡各縣故封、明築邊牆、視同甌脫、及改設縣治、土地瘠隘、不足自贍、伙盤界石日擴日遠、計府神榆橫定靖六縣邊外伙盤地界、東至府谷禮字地、與山西河曲縣義字地接壤、西至定邊縣、五虎洞、與甘肅鹽池縣邊外接壤、北至準噶爾郡王扎薩克五勝鄂套等旂牧地、暨東勝縣糧地、南至榆橫等縣、邊牆東西廣一千三百餘里、南北袤五十里、或百餘里、二百餘里不等、除明沙鹼灘外、已墾熟地一百四十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畝、一千九百四十二村、居民一萬六千一百餘戶、境內草路東達歸綏、西達靈夏、自康熙乾隆以至清季、漢蒙大員畫邊外地、自五十里推至新墾、二百里而遙、爲榆林各屬民人耕種之區、雖曰口外邊地、實榆邊界石屯田、畫量編

萬四千四百三十五畝、物產以米穀高粱爲最夥、煤礦之富、所在皆是、惜運售多艱、天然利權均置之不理耳、其境內有黑界十里、係光緒三十一年領照認墾、歲租由縣代徵、每年約收一千六百餘兩、神木縣伙盤地界址、東至府谷交界孫家梁、東南雙栢樹梁、西至榆林屬大寶當、巴子梁、西南塌土墩、東西寬二百五十餘里、北至東勝縣糧地、與郡王旂牧地、西北扎薩五勝兩旂交界之東、萬壽地南至邊牆、計長百里、至百五十里不等、總計四百零二村、二千九百五十二戶、已墾灘地沙地山地、共計二十四萬六千九百五十八畝、但地質磽瘠、不能按年耕種耳、又有插花地二處、一名通哈朗都喀兔、距縣地二百三十里、南北長七十里、東西寬十里至二十里不等、居民三百餘戶、地六萬八千畝、西鄰五勝旂、南接扎薩境、東連郡王地、係宣統二年、五勝旂蒙人聚衆焚燒神木商人呂萬有等財產、經綏陝兩方、派員公議、按

响地用二牛之力
耕一年者爲一垧

除舊租子一石銀壹兩之外、再加糜子五斗、銀五錢、設神
木理事同知一員、專司稽查牛垧、及一切鬪毆、逃盜、雀爭等事、同彝漢部郎、
輪流巡查、就近辦理完結、又每堡各設總甲一名、盤頭四名、令其不時稽查、
稟報一切事件、由是而事有專責、中外人民、無紛更滋擾之患、道光十七年、
復於牌界以內地畝、報招內地民人租種、每垧每年租銀五錢、糜子五斗、獲
利更多、蒙漢兩利、如有負租者、官爲嚴追、援遠年債務、一本一利之例、速爲
了結、邊外所謂伙盤者、民人出口種地、春出冬歸、暫時伙聚盤居之名、猶內
地之村莊也、今則二百年來、所墾逾廣、距邊逾遠、生聚於斯、漸忘主客矣、所
謂黑界者、定例五十里壘築石堆、或土堆、以限之、謂黑界者、不耕之地、其色
黑也、牌界者、每堆有牌、編號地、蒙員收掌、查界則植杆挂之也、近查府谷
界地東臨山西河曲、距縣城十五里、西接神木、犄牛川北連準噶爾牧地、與
界地東臨山西河曲、距縣城十五里、西接神木、犄牛川北連準噶爾牧地、與

定縣東北至勝旂界東南自縣屬五台廟起西北至縣之阿包采當計一百
八十里與鄂套旂接東北自縣屬廟坨上起西南至縣屬唐馬窰計一百二
十里與鄂套旂接正東自縣屬許家沙畔起正西至縣屬天池海子計一百
二十里與定邊縣蒙地接正北自榆林縣阿刀兒兔起正南至縣屬鴿子灘
計一百七十里與鄂套旂接縣西北鄂套旂界東南自縣屬姬家峁起西北
至縣屬豬拉兔計一百七十里與定邊縣蒙地接東北自五勝旂衣當灣起
西南至縣屬熊子梁計一百二十里與定邊縣邊牆接正東自五勝旂塘馬
窰起正西至縣屬牌子灘計八十里與定邊蒙地接正北自五勝旂胡拉梁
起正南至縣屬邊牆壕計一百四十里與邊牆內地孤山澗接靖邊縣志
龍門鎮定鎮羅新城甯塞五堡共二百七十六村二千一百十戶共種蒙地
五萬六千四百九十一晌合三十三萬一千六百餘畝共納租銀三百七十
兩零甯條梁四十六戶共納租銀三十五兩八錢舊家院三十六坐共納門

六成賠償、賣通哈朗都喀兔之地以與神民、一名三里界、距縣城一百八十餘里、東西五十餘里、南北長三里、居民二百戶、地四萬餘畝、北界扎薩旂營盤地、東鄰郡王旂、打爾哈牧場、西連東萬壽地、南至東勝縣八里界、糧地該兩處、訴訟在神木、對於公攤款等亦與內地負擔無異、神木縣志邊外屬地、東起永興堡邊外、西迄高家堡邊外、延袤二百五十餘里、近十年中、蒙旗屢次展界、疆域之廣數倍於昔、光緒二十九年、經前督墾大臣貽穀奏明至活機兒兔溝南畔已墾之地仍歸陝西各州縣分管、而神木屬地始有定界、東至郡王旗犂牛川西石板而秦、東南大榆樹梁、與府谷邊外屬地交界、距縣城一百四十里、至北活機兒兔溝南畔、與東勝縣轄地交界、距縣城一百四十里、東北至郡王旗雙兒廟迤東北偏北石圪臺地方、與東勝縣境交界、距縣一百六十里、西北至阿包兔、與東勝縣境交界、距縣一百八十里、東西相

距一百五十里、南北長一百四十里、面積約二萬一千餘方里、襄遠縣

年共納租錢三十七串六百文、又另開城川蒙地五百晌、每年納租折交馬一匹、共隨教民七十一戶、男女大小三百零七名口、合併登明、丁錫奎查勘洋人築寨稟、內稱、奉督憲陶札開、轉准理藩院咨、查甯夏理事司員呈報、據阿拉善親王旂員報稱、有居住租種道路素海三盛公之法國洋人修築寨子、又據安邊理事同知多齡、申報甯條梁堡小橋畔、住寄洋人、修築土寨各等情一案、札仰迅卽查明、如在應管邊界內居住、務將築寨情形、飛速稟道、倘係甘肅所轄、非陝境邊界、亦卽分晰明白、限行具覆等因、奉此、卑職遵札確查小橋畔洋人、去年修築土寨一座、前奉本府札飭、卑職已稟明在案、今復奉憲台札查、卑職親詣該處查勘、梁鎮紅柳河小橋畔、天主堂、卽素海三盛公之法國洋人、去年教士係馬文明、茲有教士賈名遠、現在教堂、據稱去年甘肅回亂、該教士馬文明等、卽在教堂周圍辦修土寨一座、其地皆早

面租銀十三兩二錢。光緒中，知縣丁錫奎查勘蒙地詳文，內稱奉飭查得五勝鄂套旂邊地，共有種地漢民一千三百五十九戶，共男女大小八千三百七十二口，均在界內，共種蒙地五萬六千四百九十一晌，每地一百二十晌爲一旗，每年出租銀四錢八分，或五錢四分，共納租銀三百七十九兩一錢零。其界地東至楊橋畔，與橫山爲鄰，西至二十塘，與定邊接壤，北至蒙旗牧地，南卽邊牆，東西廣二百餘里，南北袤三十里，至七、八十里不等。其沿邊牆一帶，具係土凌靠牧之方，蜿蜒皆沙，中爲平原，由石渡口塘至小灘子，爲龍鎮兩堡，肥美之地。紅柳塘至西澗、長澗等處，地甚腴沃。西三堡人民爭利之，紅柳小灘橋畔一帶，有法國人於光緒八年，在此建堂勸教，歷年推買蒙地數千晌。前遇年荒，招集山陝各處漢民陸續墾種，其餘卑縣所接一帶蒙地，沙多土少，草廠不旺，往往夏月飛霜，水亦絕少，行百數十里，偶見一水，其味苦鹹，不能灌田。蒙民漢民均屬奇少，惟現在蒙漢洋人和耕無事，再查卑縣

樹、輒草肥美之地、惟硬沙梁、草地灘、可墾者絕少、往西一帶、又苦無水、不能居住、偶有草地、必待冬月積雪、然後放馬、可以暫到、年來草廠不旺、蒙民生計甚艱、若再開墾生地、蒙民實更窮迫、卑縣靖邊一帶、僅有小橋畔、城川口、兩處、除法國洋人早年租種、不計外、約可墾地百頃、尙屬最上之區、然僅宜蘼蔴兩種、餘中下之地、更可想已、再四籌酌、未敢輕議屯墾、計東北自晉邊黃河畔、由西南迤邐至東北、抵甘邊橫城止、約馬路一千二百餘里、除中多明沙扒拉、鹼灘、柳勃、概不宜墾外、其草地僅有十之二三、再與蒙人游牧之地、必留一二成、可墾者僅十分之一、兼以土高天寒、地瘠民稀、勢不能墾、合併登明、定邊縣邊外界地、東至牌子塘、與靖邊爲鄰、西至五虎洞、與甘肅鹽池縣接壤、北至蒙旂牧地、南至邊牆、東西廣二百餘里、南北袤六十里至百五十里不等、其沿邊牆一帶、雖屬平原、然以地勢乾燥、土質磽瘠、可耕之

年買到其工皆僱人興築原爲防守教堂起見並無外意詢其龍票取出看閱係光緒初年來此傳教之護牌內有欽奉上諭字樣故稱龍票亦未開載修築事宜其所修土寨卽卑前縣王駿儀查稟之案茲查得周圍土牆一百六十丈牆高二丈底寬一丈五尺收頂六尺影牆五尺垛口去年未開今已齊開此洋人修寨實在情形也又會查蒙地稟文內稱奉札飭查自晉邊起至甘邊止長若干里係何地名能否一律開墾有無妨礙蒙民遊牧約可開地若干頃詳細妥議職錫奎會雙琳於本月二十四日同到城川口一帶查勘蒙地並接見蒙員甲爾古奇吳撒路及其掌界蒙民年老者周詢各節僉稱陝北蒙地遠遜晉邊周圍千里大約明沙扒拉鹼灘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僅十之二三明沙者細沙飛流往往橫亘數十里扒拉者沙灘陟起忽高忽陷累萬累千如阜如坑絕不能墾鹼灘者低平之地土粗味苦非

事貽地方之害也、其省議會建議案曰、查綏遠畫分特別區域、原爲慎重邊防起見、然詳按輿圖、綏城去烏審鄂套等處、遠在千數百里、一旦蒙疆有事、鞭長莫及、榆林爲陝北鎮守使道尹所駐、距邊牆十里、徵兵轉餉、較綏城爲便、值國家財政竭蹶、又何必徒增糜費、此爲固邊防計、不必畫界者一、伊克昭盟七旗、除達拉特杭錦兩旗、逼處河濱、不計外、其餘準郡烏扎鄂五旗、皆接陝邊六縣、清初於邊牆外直北、有禁留地五十里、嗣又開放疆界、遠至蒙北二百里、自清初至今、多歷年所、戶口無慮十餘萬、家族財產、廬舍墳墓、無一不在陝籍、一旦畫分、改隸綏籍、顯非民情所願、且奪此與彼、六縣立形減削、人情紛擾、必滋事端、此爲邊境人民計、不必畫界者又其一、以上理由、應請綏遠永遠停止畫界、以恤邊民、除請國會外、請省署轉咨國務院查照施行、其事始行停止、以涉及套地附記於此、

地尙不及十分之二、靠牧之地方蜿蜒皆沙、中間可耕可牧之地爲數無多、惟第四區邊地沿八里河流域、土地肥美、樹木葱鬱、畝田宅宅、幕布星羅、昔爲白草荒涼之域、今化爲人烟雞犬之場、再北至城川口、蓆箕灘、接近地方、亦係膏腴之田、惜爲洋人買去多半、設不嚴重交涉、數十年之後、漢蒙耕牧之地、恐盡爲外人勢力範圍矣、至第一區口外、新坑車輪溝、五虎洞、爲新放之地、土質尙可、但乏灌溉之利、少東至三道泉、二道川地方、雖耕地無多、實爲漢民天然牧場、採薪檢糞、皆在於此、總計四區口外邊地、共三百五十二村、居民二千一百七十九戶、墾地灘地三十萬零一千八百三十六畝、年納歲租錢二百五十餘千、由該旂邊官向收頭直接討取、

民國初、以伊盟畫歸綏遠區域、由都統管轄、八年春、有都統派員畫陝北蒙旂地界事、經陝邊榆神六縣公民設會、請願拒絕、陝省長因派員調查沿邊墾地情形、而駐京蒙義員、陝西省義員、分咨行政官署、指陳綏遠畫界、有害陝北

富平張鵬一扶萬編

秦漢塞道

昔元祖以塞外置驛、自誇大功、牛站馬遞、徧設漠北、華夷控制、如履戶庭、宜其雄視一代矣、然秦雲陽道、北達九原、唐通回紇驛館六十、視後來豈多讓耶、今以秦入塞直道考之、自九原起、南至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則今之涇陽、至延榆、北達烏刺忒旂之五原縣、皆秦建築故道、隋榆林馳道、實因其舊也、

史記、始皇紀二十五年、除道、自九原抵雲陽、蒙恬傳、使恬開馳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

漢塞道有二、一朔方雞鹿塞道、

後書和帝紀、永元元年、夏、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稠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登燕然山、刻石紀功而還、二年

後套旗地、於光緒季年、朝議以貽穀駐歸綏開墾、於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派員設治、分收租賦、一變游牧之習、五原境內、有西盟水利渠之設、渠引河水、面徑四丈、底徑二丈、行舟往來、載物無阻、曰長勝、曰老郭、曰塔布、曰剛目、曰沙河、曰義河、曰豐濟、曰纏金、凡八渠、面積八百里、溉田萬頃、以東西水利二局、理其事、內烏刺忒旗一千七百餘頃、四子部落地一千四百餘頃、杭錦旗地四千頃、達拉旗地約二千頃、初定地租銀兩、蒙旗水利局各分一半、後改蒙三局七、自光緒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貽以吏議、獲罪墾務中止、近人

張相文

談墾務者謂

後套公私所墾、皆在漢時南河北河之間、南河之南、今西河也、河環三面、南互沙梁、地勢少高、河不能及、雖有墾種、十無五六、今如由西河上游、磴口以下、沙梁之北、廣開橫渠、與南北兩河並、又東至托城、匯水於古沙陵湖、復由橫渠北岸、多開支渠、收其租入、以贍工作、則南河之南、沙陵之北、凡鄂套

右翼杭錦翼

後套者也、錄之、爲墾務備一說

師北伐、凡三道、中道正北、發太原、經雁門、馬邑、雲中、出五原、塞、
郡以西、自隴西、經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歷伊吾塞、匈奴右地、卽右賢王所歷處、
自晉陽以北、地勢漸寒、平城、馬邑、凌厚二丈、雲中、五原、積冰四五千當作尺、唾
出口成冰、牛凍角折、而畜牧繁滋、今以諸說言之、五原朔方東西二道塞、皆入
塞中道、魏征蠕蠕、隋征突厥、多出五原道、元征西夏、清征噶爾丹、取道甯夏、古
雞鹿塞道也、

唐塞道

唐參天至尊道、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置驛六十有八、以達京師、

唐書回紇傳、吐迷度入朝、渠領共言、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天參至尊
道、世爲唐臣、乃詔磧南鷗鵲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湏肉、待使客、
歲納貂皮爲賦、拜土迷度瀚海都督、

唐又有夏州至豐州驛八、夏州至天德軍、急驛十一、從天德軍取夏州、乘傳奏

冬遣行中郎將班固報命、命南單于遣左谷蠡王師子、出雞鹿塞、擊北單于於河雲北、大破之、闕駟十三州志、臨渾縣南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在今騰格里泊東北、西拉木倫河西岸、

一五原高關、綱陽塞道、匈奴款邊乞降地也、

通鑑、世祖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八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蕃蔽、捍禦北虜、後書、南匈奴傳、章帝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氏等、率三萬八千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元和志、勝州榆林縣、武川城北、出石門障、卽光祿城、綱陽塞、古入匈奴大道、

漢初、匈奴犯邊、朔方蕭關、烽火屢驚、武帝開西河四郡、斷匈奴右臂、朔方以西敵騎跡消、而五原高關、遂爲塞道之衝、寰宇記、引冀州圖云、周秦漢魏以來、出師北伐、凡三道、中道正北、發太原、經雁門、馬邑、雲中、出五原塞、直向龍城、卽匈

十、月、大、寒、天、之、所、也、一、道、東、北、發、直、上、谷、以、東、向、中、山、經、北、平、漁、陽、向、白

沃那水經胡洛鹽池、紇伏干泉、四十八里渡庫結沙、一曰步二十八里過橫水、五十九里至什賁故城、又十里至寧遠鎮、又步屯根水、五十里至安樂戍、在河西塿、其東城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故永濟柵也、

大同城、天德軍所駐也、烏水卽黑水、胡洛鹽池、卽漢朔方縣金蓮鹽澤、詳山川考、什賁城、漢朔方縣城也、李益楊城驛舍詩、何處可潛然、楊城烽樹邊、今朝望鄉客、不飲北流泉、又渡破納沙、詩、眼見風來沙旋移、經年不省草生時、莫言塞北無春到、縱有春來何處知、破納沙頭雁正飛、鷗鵲泉上戰初歸、平明日出東南地、滿磧寒光生鐵衣、

北經大泊十七里、至金河、又經故後魏沃野鎮城、傍金河、過古長城、九十里吐俱麟川、傍水行、經破落汗山、賀悅泉、百三十一里、至步越多山、又東北二十里至纒特泉、又東六十里至賀人山、山西磧口、有詰特犍泊、

事四日餘、便至京師、

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夏州至豐州、初置八驛、元和志、元和八年冬、回鶻南過磧、取西城柳谷城、討吐蕃、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吉甫、請自夏州至天德軍、復置廢館十一所、以通急驛、上從之、又云、頃年每有回鶻消息、須經太原取驛路、至闕下、及奏報到、已失事宜、今自新宥州北、至天德軍、置新館十一所、從天德軍取夏州、乘傳奏事、四日餘、便至京師、

舊唐書地志有賈耽方域道里數、其入四夷要路、有七、三爲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路、四爲中受降城入回鶻路、今載其說、分注所知於下、

夏州通大同雲中之路、由夏州北渡鳥水、

去州城三十里

經賀麟澤、拔利干澤、過沙次

內橫剗沃野泊、長澤、百二十里、至可朱渾水源、又經楊城口澤、橫剗北門、突紇

又經大羊峯、至賀蘭驛、又經軍

鹿山、鹿耳、汗泉、橫嶺、梯泉、鏡泊、七百里至回鶻牙帳

里尙合、鵞鶩泉十里入磧，卽古翰海。今之戈壁，方觀承從軍雜記。瀚海東西互萬餘里，徑千里，或四五百里。沙石荳雜，無草木。山色盧黑，亦無生氣。麋鹿、鹿耳等山在磧內，當爲察哈齊老圖山。達里野馬諸泉泊，當卽土謝圖汗部之胡爾汗鄂倫泊。三音諾顏部之鄂羅克泊、綑查罕等泊也。李益過鵞鶩泉詩：緣楊著水草如烟，舊是胡兒飲馬泉。幾處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劍白雲天。從來凍合關山道，今日分流漢使前。莫使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新年。

又案唐代回鶻移牙烏德健山，卽今章鄂山。鄂爾坤之間，以康熙時，西師自歸化城西北至推河驛站考之，已二千餘里。又東至章鄂山，約五六百里。同時殷提督化行，於二月二十五日自甯夏北發，至五月初四日始抵土拉河。凡兩月餘，計程已四千餘里。賈氏塞外道里記：西城至牙帳千七百里，別道鵞鶩泉，北至牙帳千五百里。與今塞道相差約五六百里。意者，唐時至牙帳

大泊當卽今噶老圖泊、金河卽薩哈賴喀河、吐俱麟、疑坤都倫之轉、今坤都倫河也、

吐俱麟川西有城、城東南經拔厥那山二百三十里、至帝割達城、又東北至諾真水、議又東南百八十里、經古可汗城、至鹽澤、又東南經烏咄谷、二百七十里、至古雲中城、又西五十五里、有綏遠城、皆甯夏以北、蕃部所居、

拔厥那山、疑卽魏道武帝擒直力犍之拔紇那山、諾真水、今茂安旂之塔爾渾河、綏遠城、近唐東受降城、以北綏遠峯得名也、

中受降城、入回鶻道、自城正北如東、行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柵、谷北口有歸唐柵、東道也、入回鶻使所經、又五百里、至鷗鵲泉、又十里、入磧、經麋鹿山、鹿耳山、錯牙山、八百里、至山鷲子井、又西北經密粟山、達里泊、野馬泊、可汗泉、橫嶺、綈泉、鏡泊、七百里、至回鶻牙帳、

都播部落又北六七日至堅昆
舊唐書骨利幹北距大海去京師最遠貞觀中遣使入朝太宗列其地爲玄

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其君曰阿熱驤牙青山阿熱

牙至回鶻

唐德宗時回鶻改爲回鶻

牙所橐它四十日行回

牙北六百里有仙娥河東

北曰雪山地多水泉青山之東水曰劍河偶艇以渡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於海貞觀中入朝太宗以其地爲堅昆府乾元中爲回鶻所破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爲黠戛斯回鶻稍衰阿熱自稱可汗殺回鶻可汗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賭蒲距回鶻舊帳馬行五十日會昌中送太和公主還朝遣使注吾合素至京師武宗大悅使李拭冊君長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何秋濤朔方備乘骨利幹今俄屬伊聶謝斯科地都播今俄屬德波斯科地堅昆當在今阿勒坦山北俄托穆斯科地今唐努烏梁海漢堅昆唐黠戛斯元吉利吉思地有唐努山北連薩產嶺山高林密當卽牢山烏魯克穆河與貝克穆河合流爲克穆克穆池元史謂之欠欠州卽此劍水北流入俄境爲

或別有道、否則一千字有誤也、

又別道自鷓鴣泉北、經公主城、眉間城、怛羅思山、赤厓、鹽泊、渾義山、盧門山、木燭嶺、千五百里、亦至回鶻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犍山、南依噶昆水、北六七百里、仙娥河、河北岸有富貴城、

以上計程一千五百里、鷓鴣泉、至西城二百里、

元和志二誤三

與唐書合、烏德犍山、

一統志以爲杭愛山之東支峯、今章鄂山、齊召南謂回紇、牙西之烏德犍山也、噶昆水、今鄂爾坤河也、仙娥河亦轉錫蘭、今色棱格河也、一統志和林東北有斜連河、河有古城、賈耽地志之仙娥河富貴城也、

又正北如東、過雪山、松樺林、及諸泉泊、千五百里、至骨利幹、又西十三日行、至都播部落、又北六七日、至堅昆部落、有牢山劍水、

舊唐書、骨利幹、北距大海、去京師最遠、貞觀中、遣使入朝、太宗列其地爲玄

骨利幹之東、室韋之西、有鞠部落、亦曰穢部落、其東十五日行、有兪折國、亦室韋部落、又西行十日、有大漢國、又北有骨師國、骨利幹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堅時、馬行八日、可渡海、北多大山、其民狀貌甚偉、風俗類骨利幹、書長而夕短、

唐書回鶻傳、下鞠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無羊馬、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以鹿皮爲衣、又有兪折者、地差大、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鼠、大漢者處鞠之北、饒羊馬、人物頗大、故以自名、與鞠俱鄰於黠戛斯、劍海之瀕、此皆古所未賓者、當貞觀逮永徽、奉貂馬入朝、或一再至、朔方備乘、鞠部落、今俄屬義爾古德斯科地、大漢國、今俄屬土爾汗之地、骨利幹都播北之小海、當爲貝加爾湖、馬行八日、計地望非差也、

回鶻有延姪迦水、一曰延特勒泊、烏德鞭山左右、噶昆河獨邏河、皆屈曲東北流、至牙帳東北五百里、合流、泊東北千餘里、有俱輪泊、泊之四面、皆室韋、

葉尼塞河

又自牙帳東北渡仙娥河、二百里至室韋、

舊唐書室韋傳、契丹別種也、居徭越河北、其國在京師東北七千里、東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於海、有九部、嶺西室韋、山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婆蒿室韋、訥北室韋、駱駝室韋、等並在柳城郡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大室韋部落、傍望建河居、唐書作室建河

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大室經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於海、朔方備乘、南室韋在車臣汗部東、黑龍江北境、北室韋在興安嶺北、鉢室韋、大室韋、皆今西卑利部也、望建河今額爾古納河、俱輪、卽呼倫泊、那河、當卽嫩江、忽汗河、當卽呼爾哈河、三水合流、東爲黑龍江、東北入海也、

餘里、設驛八、自殺虎口至烏刺忒九百餘里、設驛七、自張家口至四子部落五百餘里、設驛五、

而由府谷縣北、至後套路、凡九站、六百九十里、

由府谷麻地溝北、出邊牆口、四十里至古城、七十里至納林、八十里至沙梁、過打拉地、九十里至四合店、又西北行七十里至西旺永、北行八十里渡黃河、至南虎埵、回西北行一百里至公爺店、六十里山嘴、又西行至後套、

由四合店、至歸化城路、凡三站、

由店東北行、渡河、共九十里、至包頭、蒙地大市埠、去河岸十五里、又九十里至薩拉齊縣、又東北行一日八十里、至歸化城、由四合店西行十餘里、至王愛昭、卽八白室也、

由神木邊外至榆林路、凡五站、三百二十里、

朔漠方略、自神木邊外行五十里、一站至俄爾凡和泉、又六十里、一站、至商

北部湖泊大者、唐努烏梁海境有庫蘇古爾泊、東西狹、南北廣、長一百六十餘里、廣六十里、中有魁博爾多克山、俱輪泊在其東北、當卽延姪迦水也、噶昆河、卽鄂爾坤河、獨邏河、卽土拉河、合流於土謝圖汗部、其地當杭愛山麓、北流入色棱格河、元和林城舊址、所謂烏德鞭山左右也、俱輪泊、今呼倫池、在黑龍江省西北、克魯倫河、自西南流入、額爾古納河、自東北流出、鄂爾順河、自車臣汗部北流入、元明時、名闊連海子、長經二百餘里、周五六百里、宋時、延州入平夏、有東北、正北、西北三路、

宋琪言邊事疏、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蘆關四五百里、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曆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

清伊盟七旗内外道

清內蒙古驛道、凡五、均於水泉形勝處、設驛站、而自歸化城至鄂爾多斯八百

朔漠方略、自榆林八十里、一站至馬齊圖、札達海、有小泊一、又八十里、一站至海流圖、有大河水、又六十里至拖河圖、有小泊一、井一、又六十里、一站至納林河、有小河水、又八十里、一站至古壘、有井一、又八十里、一站至阿兒灘、噶達素、有井一、又九十里、一站至烏拉素、有井一、又七十里、一站至察罕陀羅海、有井一、又五十里、一站至哈沙圖、有井一、又八十里、一站至橫城、口、

套地黃河運道

河套行舟、見於記載者、漢惟衛青絕梓道、梁北河、元魏初、用兵朔方、與劉衛辰慕容寶相爭、旌旂戰艦、照耀河干、太平真君七年、刁譙鎮薄骨律、以舟漕粟、五日而至沃野、

魏書、道武紀、登國六年十一月、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車駕出討、大破之、於鐵岐山南、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渡河、辛卯、次其所居悅拔城、衛辰父子遁、十年七月、慕容垂遣子寶寇五原、造舟收穀、八月、帝親治兵於河南、九月、師

水爾河、又六十里一站、至伊克博東泉、又八十里一站、至楚爾哈齊井、又七十餘里、至榆林、俱沙路、

神木邊外、至甯夏路、凡十一站、八百二十里、

朔漠方略、邊外至甯夏路、無人知之、由神木過貝勒汪舒克所居阿都海之地、接擺站大道、有一路、則自神木五十里一站、至俄爾几和泉、四十里一站、至打拉泉、七十里一站、至摩都圖湖、八十里一站、至俄欽湖、七十里一站、至俄都海、七十里一站、至大路察罕扎達海五十家驛、七十里一站、至貝勒宋刺卜所居西拉布里都、六十里一站、至博羅札刺克井、六十里一站、至賽默井、六十里一站、至沙克舒爾井、六十里一站、至拜都井、五十里一站、至祁它特泉、四十里一站、至橫城口、又三十餘里、至寧夏城、自神木邊外、至察罕扎達海、路中水草薪柴、無誤、沙多、自察罕扎達海至橫城口路平、水略少、榆林邊外、至甯夏路、凡十站、七百三十里、水甚少、路亦大沙、

其後遼重熙間、於天德軍造樓船百三十艘、元至元時、以郭守敬言、於東勝立水驛、以通漕運、蓋時值割據、轉餉輸卒、利用河流、與元魏時同也、

遼史耶律鐸軫傳、重熙間爲天德軍節度、相地造戰艦、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稱旨、及西征、詔鐸軫率兵甲別道進、會於河濱、敵兵阻河而陣、帝戰、絕河擊之、大捷而歸、元史世祖紀、至元三年、敕自中興路、至西京之東、勝立水驛、郭守敬傳、至元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舟自中興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又見查郎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清聖祖幸甯夏時、於橫城坐船、二十日至湖灘河朔、卽古君子津、或以爲今包頭鎮是也、在歸化西北二百里、今以橫城、口東至府谷縣之蓮花纏河口、水道里數列下、

朔漠方略、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諭皇太子曰、二十七日、駐蹕麗蘇村、二十八日、駐湖灘河朔、漢人稱爲脫脫城、卽黃河岸、波流甚緩、非南方黃河比、較

臨河築臺告津、連旌沿河、東西千里有餘、時元虔五萬騎出京、絕其左、元儀五萬騎在河北、承其後、元遵七萬騎塞其中山之路、冬十月辛未、寶燒船遁、元和志、後魏真君七年、刁離上表言、奉詔平高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今載穀二十五斛、深沙必至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牛車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舫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卒皆習水、一運二千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孝文帝善之、下詔曰、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

頭包鎮、舟行雜詠其二、日落長城窟、悲風起賀蘭、草肥知馬健、地僻引渠寬、石色天西盡、人心亂後看、無爲怨回紇、生事日干端、自注、去冬回隊至甯夏、會匪已棄城遁、回隊入城、肆淫掠、殺良民二千七百餘人、今尙十室九空、生計無論矣、其三、古塞名王府、森森萬木青、地形連朔漠、國論弛藩屏、世絕天親賤、兵荒互市停、淒涼逐客令、十口已伶仃、自注、蒙古阿拉善王居賀蘭山、陰擅森林之利、王與端庶人至戚、庶人減死、依王生活、近以國變、王遂逐庶人奔甯夏、蒙地產鹽、甘肅以庫帑租王鹽池、去冬以兵亂暫停、其四、衝沙兩岸風、舟疾欲浮空、草色不成綠、柳條纔吐紅、意中有春日、身外卽鴻濛、磴口雞魚賤、傳聞西道通、自注、塞外多紅柳、短小叢雜、舟人束柳條爲刷、釜掃船之用、過磴口、千里不見人煙、其五、西風不成雨、吹入小單于、棄地常千里、神功有後圖、水底斜岸出、天遠片雲無、碧眼誰家子、新開百道渠、自注、三套河有法國教堂、庚子被燬、索償二萬金、蒙古阿拉善王乞貸於甘肅不

天津入海、狹河尤狹、仰射而過、五十餘步、於是登逆流、舉棹以試水勢、船猶可行、東華錄、康熙五十二年、上諭、朕幸甯夏、過鄂爾多斯地、謂松阿刺布王曰、爾等祖宗、不過欺侮漢人、遂據河套耳、若朕則自橫城坐船帶糧、從鄂爾多斯之後、抄出據守、爾等將如之何、又回鑾時、由橫城坐船、計二十一日、至湖灘河朔、已將馬匹發往陸路、此二十一日、率兵步行、圍獵打漁而回、十月二十八日、至河岸、岸南一土城、大十餘里、名脫脫城、相傳爲脫脫所築、鄭居中府谷縣志、黃河自甯夏橫城出口、進套北流千餘里、復東向脫脫城、流至城山嘴西、有十二連城、夾河向南流、逕偏關縣屬老牛灣、關河口、南岸山爲西境、又由關河口至龍口、一名北風洞、兩岸石山夾河中流、較天橋峽更窄、但底平濤浪稍減、而下奔放處、西岸尤闊、歷太子灘、娘娘灘、羊圈灘、俱河曲縣境、北岸以灰溝爲界、東屬河曲邊外、西屬縣邊外、又五里、卽縣黃甫川之蓮花纏邊口、爲黃河出套進口之始、
俞明震壬子歲、泛黃河自甯夏達

河套圖志卷六

物產第六

富平張鵬一扶萬編

新秦地自移民實邊後、物產饒沃、當時言富厚者、必曰新秦、新秦新秦書、證以今

語、猶曰出洋、唐地志、元和郡縣志、備列豐勝、二洲入貢土物、名類甚多、今套中

惟以鹽鹼聞、套北毛革、由包頭出口、海關報告、大半皆是、而製造者絕少、惜哉、

今析其物產、凡三、曰礦物、動物、植物、

礦物

礦物之類三、鹽鹼鐵是也、鐵見於金史地志、雲內州產青鑛鐵、其地在今五原縣、爲烏刺忒旂地、一統志、烏刺忒旂北二百里、額貴恩都爾山、卽麥朵山、舊產鐵是也、

漢富昌成宜兩縣、均置鹽官、而朔方縣之金蓮鹽池、青鹽池、唐時爲胡洛池、每年供振武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採鹽約一萬四千餘石、明爲紅鹽池、延綏鎮

應遂以地償之、近則渠工四達、教民過七千戶矣、其七、扁舟出鹼澇、日薄
晝冥冥、岸蝕沙能語、雲開風有形、極邊無戍鼓、何地戴王靈、留得千秋影、狼
居兩點青、自注、鹼澇數十里皆沙阜、一白無際、掘沙二三尺、卽得鹼、遙見狼
居胥山兩峯對峙、舟人呼爲兩狼山、其八、舟環烏喇特、面面飽看山、雜樹
自生滅、河流時往還、氈廬寒暑共、國界有無間、墾牧強權在、邊民盡出關、自
注、河流曲折繞烏喇特山行、山卽烏喇特府地、分三旗、以三公爵領之、曰中
公、東公、西公、受盟長節制、貽穀辦墾牧、盡收烏喇特一帶荒地、其九、聞說
陰山近、橫流入地行、夢懸青塚影、風有黑河聲、市遠尋車轍、塵昏壓土城、萬
方同永夜、孤燭自分明、自注、烏喇特山連大青山、卽古陰山、河流近山、不似
沙漠之泛濫矣、距包頭鎮七十里、烏喇山對岸一土阜、土人呼爲昭君墳、然
青塚在歸化城南二十里、不在包頭、包頭鎮土城甚大、商務漸盛、自包頭鎮
至朔河口、卽古君子津、河轉東南流入山西境、

鄭文寶言禁青鹽以困遷賊可以不戰而屈人兵詔自陝以西市之者皆坐死其後犯法者甚衆戎人乏食寇鈔邊郡西屬萬餘帳歸繼遷命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漸歸附今日之勢若厚加招撫稍寬鹽禁則屬戶無不得用議者以邊饋已窘又興費不貸非至計也云云錄之以見當時平夏之鹽關係邊計如此

清時哈刺莽乃池卽唐胡洛池產大鹽七旂貧苦藉此資生行銷於府谷神木及河東七協河曲偏關而太原以北瀕河州縣亦准協濟惟禁水運恐及河東引地也又五勝右末扎薩克右前等旂有小鹽池味苦多硝鄂套右中旂有花馬池鹽色青粒大爲各池鹽產之冠

神木縣志哈刺莽乃鹽池在縣北四百餘里之杭錦旂西北周圍三十餘里鹽在水中結成顆粒質堅色青每斗約重二十三斤謂之大鹽取法以柳筐入水撈之傾於灰側累積成堆以待運者花馬池取鹽先於平地爲畦引

志紅鹽池外、東有長鹽池、西有鍋底池、及大鹽池、

元和志、十賁故城、朔方縣理此、卽漢朔方縣故城、有二鹽池、大而青白、青者名青鹽、一名戎鹽、又有州長澤縣有胡洛鹽池、在縣北五百里、周回三十里、亦謂獨樂鹽池、蓋池兼朔方長澤二縣之境也、

宋初夏州一域、地歸拓拔、因議禁鹽入內、爲制敵之計、西夏以之、每求和議、經趙宋一代、其說蓋未弛也、

李燾續通鑑長編六十三、眞宗景德三年、向敏中等與趙德明議、朝廷所降要約事、陳堯叟言青鹽平夏甚多、若置榷場、官亦不可買之、官買必須官賣、旣亂禁法、且解州兩地鹽、不復行矣、又一百五十七、仁宗慶曆五年十一月、邇英閣讀三朝經武聖略、上曰、眞宗時、李至言、鄭文寶建議、禁西界青鹽爲失策如何、侍讀高者訥奏、青鹽之禁、西人至今失其厚利、乃策之得、至言殆偏見也、上然之、按一百三十二、載慶曆二年、田況上兵策十四事、有太宗朝

十里審鎮收料煎熬其東蘆草溝又有分廠鹼製成後由兩局分路銷售淖兒取鹼須多時北風大起水涸鹼出或四五寸或七八寸或尺餘不等由蒙民採取堆積池旁由官局收買復運至審鎮官局入鍋煎熬大淖兒鹼質性剛小淖兒鹼質性柔煎製時用大淖兒鹼七分小淖兒鹼三分配合成品方良製成鹼錠以八十五斤爲率鹼質上者每斗製淨鹽二十餘斤劣者十五六斤十斤許不等銷售時零售由小商販賣整售由縣城高家堡各商店分售山西各處蘆草溝商店分售歸化京津等處

動物

套地牧馬自昔已然漢時新秦各縣官假馬母令民得畜三歲而歸息取什一武帝時令也

史記平準書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

注池水經宿成鹽、白如霜雪、二三日成粒、四五日後、粒大色青、可運他方也、
蒙鹼出於苦水池、有東西大小淖兒、光緒時、以教案兩次賠款、租池於陝西官
鹼局、租期自光緒二十七年起、以三十七年爲限、鹼局設於神木邊外之審鎮、
分售山西歸化、京津各處、其質製鹼外、可製苛性加里、及漂粉、蒙地又有天然
鹼、色潔質堅、如礬、產於地中、近邊各縣時有販運、他處不多得也、

全之異蒙鹼考察記、鹼出神木邊外二百餘里、大小二淖兒、大淖兒卽察罕

泊、又名前淖兒、在札薩克

右前五勝末

兩旗界、界周四十餘里、徑十三里有奇、

小淖兒一名阿肯淖兒、又名後淖兒、在札薩旗界、周十里許、徑三里許、兩淖

兒均圓形、東西相對、距七八里、光緒二十七年、蒙古因靖邊教案賠款、以鹼

淖作抵、經陝撫升允以庫銀五萬九千五百兩贖回、以二十七年爲期、民國

元年、因五勝賠償小橋畔教款、又借陝庫銀二萬八千、以二萬續租鹼、淖十

年、

至民國二十八年止

又八千兩租五道河池、爲公家屯田、官鹼局設神木縣邊外八

以夏州節度使領銀州監牧使唐書方鎮表開元二十年朔方節度增領閑廐宮監牧使唐書王忠嗣傳先是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時卽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至河隴又奏請徙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又壯迄於天寶末戰馬蕃息

宋失朔方市馬於麟府各州以夏州牧地爲西夏所據也

宋史兵志初市馬陝西麟府豐延保安軍河西綏寧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惟麟府保安軍其後置場則又止慶延而已食貨志熙寧中麟州奏夏人之請令鬻銅錫以市馬党項傳勒浪族遷帳府州界東至河百五十里南至府州三百里副首領遇兀言部族多良馬

明初自東勝至河西寧夏爲軍旂養馬之所而陝西馬額一萬六千餘匹延綏一鎮亦二萬二千三百匹榆林志云塞外

卽套地

牧馬蕃息視西口馬身材頗遜

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唐馬政以夏州朔方爲盛、馬在夏州者、多取之於六胡州、而以西受降城爲突厥堅昆馬市之地、

唐書兵志、儀鳳後、置八監

牧監

於鹽州、使統白馬等坊、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

永隆中、夏州牧馬死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匹、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海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旣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以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唐會要、天寶六載十二月、九姓堅昆及室韋獻馬六千匹、於受降城納之、方鎮表、開成三年、

植物之著者漢時陰山以木植爲最北魏時以之爲攻戰之具唐代則無聞焉然明時戶部徵大青山木稅卽古陰山也清嘉慶年間殺虎口木稅無收因於山西火耗存餘項下抵補見光緒九年晉撫張洞清查庫款章程蓋明清之際始濯濯矣

漢書匈奴傳侯應言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痛哭也魏書世祖紀始光四年遣就陰山伐木大造攻具

今套中產段木外有臭栢金史有不灰木豐州舊產也

府谷縣志柁木俗名段木細堅可鐫字蒙地較多神木縣志臭栢生邊外沙中葉與香栢無異惟長枝蔓生土中短枝外露高二三尺蒙人取葉焚以代香土人作薪火燄甚烈沙漠中特產也

而倜儻過之五勝右末以東尤多絕塵之品

陝西通志洪武三十年定北邊牧馬草場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淖兒游牧記康熙三十二年聖祖征噶爾丹至鄂爾多斯所部界札薩克等率屬渡河朝御營上諭皇太子曰朕至鄂爾多斯地方各旗俱和睦如一體無盜賊駝馬牛羊不必防守生計周全牲畜蕃盛較它蒙古殷富圍獵嫻熟雉兔復多所獻馬皆極馴取馬不用套竿隨手執之水土食物皆甚宜馬之外牛有酥乳酪茗飲所必需駝有絨羊之皮毛爲用尤廣革呢原料多取於此狐兔之皮又其次也

榆林府志牛產蒙地本境銷售約千餘頭酥來自蒙地以牛羊乳爲之唐地志宥州夏州產此寰宇記夏州產羊豐州產羴羊榆林志騷羊每歲至蒙地購之回回用以製氈袋近多售於洋商

植物

穀多稷

名粟

多麻、疏有沙葱、沙芥、而葦特美、俗名磨菰也。

定邊縣志、沙葱、邊外產、葉細長、不類葱、沙芥、邊外產、葉類菠陵、尖長肥厚、有光潤、作薑味辛過芥。

寰宇記麟州勝州產葦、金史地志、豐州產地葦。

製造之物、赫連氏時以五兵著、唐以來、角弓、褐氈、胡布、載於歷史、今則無聞、夷夏代易、舊業失傳、因材制宜、望後來之提倡也。

晉書赫連載記、勃勃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工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將、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

唐志、夏州貢角弓、又貢胡布、麻布。

元史百官志、豐州製甲弓各有局、又捏只局織花氈。

寰宇記豐州產駝毛褐。

草有沙竹、升麻、柴胡、遠志等，而沙蓬爲麵食之佳品，席萁爲秣馬之美草。

榆林志：沙蓬之實，狀如米粒，宜麥食。晉商爭販之。清聖祖幾暇，格物編米蓬米出沙地，鄂爾多斯所產尤多。枝葉叢生，如蓬。米似胡麻而小，性暖，益脾胃，易于消化。好者食之，多有益，作爲粥，滑膩可食，或爲米可充餅餌、茶湯之需。向來須之者少，經朕試用之，知其宜。今取之者衆矣。延綏鎮志：沙米苗莖如麻，葉類艾而稍圓，有刺，高尺許，生子成房，米粒如黍，杵去皮，用羊羹作食，味甘滑，利大腸，服之不饑。邊外名黍喇吉，譚吉曰：彼榆人斯不耕不鑿，地不愛寶，求民之瘼，秀發沙中，瑞同旅穀。席萁又名息雞，又名雪積，皆一音之轉。西陽雜俎：席萁一名塞蘆生胡地，古詩有千里席萁草之句，其草宜飼馬，又可織席、織簾。王建詠席萁簾單于不向南牧馬，席萁徧滿天山下，胡嶠陷北記：塞外有息雞草，美而大本，馬食不過十本而飽，卽芟萁草爲塞外特產之一也。

校勘表

卷數	頁數	行數	正字	誤字
卷一	五頁	二十二行	堇	堯
又	六頁	五行	於夏州西南	於下衍此字
又	又	十行	率部落	率誤牽
又	八頁	十三行	漢并州以下	誤低一字
又	又	十九行	勃與	誤低二字
又	十頁	三行	蓋臨河	臨下遺河字
又	十四	一行	行幸緬陽	陽字誤排于第二行
卷三	十	十一行	浙東	浙誤浙
卷五	二	七行	唐宋內外	唐下遺宋內外三字
又	又	十一行	吐	誤土

河套圖志終

壬戌夏歷
七月付印
每部銀五角

西安

圖書社
代售

局



海內圖志

又

又

十一行

扣

龜土

卷正

二

小行

書宋內札

書不盡宋內札三字

卷三

十

十一行

漸東

漸龜漸

又

十四

一行

計幸歐陽

則字龜將干象二行

又

十頁

三行

蓋龜同

龜不盡同字

又

又

十六行

時陳

龜則二字

又

八頁

十三行

莫其州以不

龜則一字

又

又

十行

李鴻漸

率龜率

又

六頁

正行

敘夏振西南

然不計此字

卷一

正頁

二十二行

益

其

卷二

頁

行

五字

龜字

封燭表

